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 14 期

政协筠连县委员会
文史学习委员会

编印

一九九六年八月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 14 期



筠连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印

一九九六年八月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 14 期

目 录

时代心声

- 1、我们参与抢救杨克会的经过……………阮忠耿口述 方戎吉整理(1)

纪念长征

- 2、老红军胡子健……………詹天浩(6)
- 3、忆红军进筠连城
——记儿时知道的情况……………张秀文(13)
- 4、江大嫂……………苏端秀(17)

征粮剿匪

- 5、难忘的战斗
——记解放初期筠连两次县城保卫战……………张济生(20)
- 6、双河区征粮剿匪片断……………耿蓬安(29)
- 7、难忘的一章
——忆征粮剿匪……………周 琛(32)

- 8、沐爱两次解放纪实 黄德岐(42)
- 9、“川滇黔军政委员会”的溃灭 廖新精(45)
- 10、解放初赴镇舟宣传发动群众的回忆 何复礼(48)

筠州天地

- 11、筠连县人民医院创“二级乙等”医院达标纪实 严维方(51)
- 12、筠中“九三百人工程”概述 葛祖铨(61)
- 13、异常的九六春季低温冷害 邓香民(63)
- 14、我县农民口粮来源及数量的变化情况 陈为昆(65)
- 15、困难时期,农业推广事业机构、人员两次大精简概况
——1960年8月、1962年8月 黄功迪(74)
- 16、筠连丝厂简易立缦诞生记 冯显泽(80)
- 17、艰苦奋斗战困难 自力更生保生产
——困难时期的筠连丝厂 冯显泽(83)
- 18、青杠坡坡改梯工程纪实 梁一心(87)

峥嵘岁月

- 19、回忆沐中的一次“批资” 苏心端(91)
- 20、我们的高中生活 张德珪(95)

轶事趣闻

- 21、山村放映二、三事 肖期富(118)
- 22、吴克新在筠连 郭兴镇 黄 愚(122)

我们参与抢救杨克会的经过

• 阮忠耿口述 方戎吉整理 •

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我们计划局三位同志为矿业秩序整顿炸封违章煤矿之事去镇舟镇。此事是前几天与镇舟镇领导商量好的。先说去两个车，后因近几天，天天下雨，路烂又滑，临时决定只去一个车。车上有我和副局长周崇华、驾驶员刘正荣。我们上午九点钟离城，十一点左右到镇舟镇。车停在镇政府门口，我们到办公室准备与镇党委书记李联中、镇长安平、副镇长黄永军商量有关事宜后就回城。车子正在调头时，刘师看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右脚用塑料袋扎起的、血淋淋、水漉漉的人向车走来。有人认识驾驶员，说：“刘师，因雨大山石垮塌，石头飞滚把他腿打断了，你的车能不能送他到县医院呢？”刘师说：“要得。但是，我刚到计划局第一次开车，最好给领导说一下。”我听说后，立即回答：“不关事，救人要紧。其它事都不谈了，你们先找当地医院包扎，并请医务人员护送。”

我与周副局长商量，抓紧把事办完，我们也好随车下去。可是，抬送的人较多，一车坐不完。镇上领导和我们商定后，叫刘师多开一趟，先送病人，时间要抓紧，尽快送到县医院。从车到镇舟至送病人离开前后大概只十分钟。刘师连早饭都没吃，赶快将车上的病人及其父亲、护送的医务人员、中心校教导主任董全付、村长陈文德、教师李云莲、高扬等八人送走。十一点

十分左右离开镇舟镇，雨大，路滑，车子在路上又出了故障，此时此刻，刘师吓惨了。他想到时间就是生命，救人第一，勉强开到沐爱医院门口停下修车。刘师说：“你们要注意观察，有什么情况快找沐爱医院。”好在只耽误了十分钟左右，换上火花塞将车修好又快速前进。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到达县医院，这时外科值班医生彭先志、张杰等医护人员将出血、断腿病人抬进手术室，立即进行输血抢救。

刘师将车开去冲洗时，发现车上座垫全被鲜血浸透，车上也流了不少血，刘师冲洗多次，总算把血迹洗净。他等到手术做完（病人的右腿被截掉），基本脱危后，已是下午三点半钟了。尔后小车将护送的四人的带回镇舟镇同时接我们二人回城，回城已晚上十点钟。

当晚我与副局长黄春明说明今天下乡的情况及明天的安排，商定明天去县医院看这位病人。我们虽不知他是为抢救别人而负伤的英雄，但我们听说他是公伤，镇舟镇又是我们的扶贫对口单位，无论怎样都该去看看。

二十八日，我和黄春明带了10斤白糖到县医院去看望。走到住院部三楼，有医护人员说：“你们昨天送来的病人好危险哟，你们做了件大好事，再迟半个小时就没命了。”我先后去看过两次，他都不大清醒，至今他也不认识我们。我听旁边人说，他是镇舟镇石花村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，叫杨克会。每天走20里路到校，月工资90元，他当时不是为了救学生的话，自己完全可以跑开，根本不会受伤致残，在抬送路上他醒过一次，还迷迷糊糊地问：“学生打着没有？学生还安全吗？请镇上安排老师，他们不能没有老师，我痛得很，不能去上课了。”听了这一席话，我们很受感动，认为他的精神太可贵了，学生和家

需要这样的好园丁，社会需要这样的好教师。

离开病房，我到医护办公室，请医护人员多关心、照顾。医护人员说：“我们熊院长（熊全富）晓得的，公伤嘛！入院时分文未缴，就先输血抢救。”医院确是救死扶伤，做得很不错。

当天下午，我向教育局打电话介绍杨老师的情况，也想请他们多关照，接电话的同志说：“我们局领导知道了，已经拨去1000元医药费。晚上刘祖俊局长及其爱人到医院看望，个人捐款100元。县医院为杨老师点歌，组织职工捐款1144元，还送去慰问品。

二十九日，我们计划局与公、检、法、乡企局、安办等单位开了两个车去镇舟镇。副县长田华光也去了，去之前我给田县长汇报工作，也讲了杨克会老师的英雄壮举。田县长听后说，这人不错，上去给镇领导打招呼。田县长对镇领导说：“杨克会老师是公伤，他的崇业、敬业精神值得大家学习的，也是你们镇舟的光荣。你们赶快收集、核实材料向上级报送。”他个人马上捐资50元请镇上转给杨老师。下午五点过钟从乡下回到镇舟镇，正好碰上教育局局长刘祖俊、副局长胡秀林等七人专门来镇舟镇调查，核实杨克会老师的英雄事迹。他们带了录相、录音机，亲自到出事现场录了相，走访了学校、邻近的村民和被救学生陈永，并录了音。有个学生带他们到现场找到被巨石砸碎的三小块骨头。

我对刘祖俊局长说：“你们教育系统出了英雄。”刘局长说：“完全是真实的！是英雄。而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啊！他才24岁，失去了一条腿……。”

当晚回城，教育局又送去500元钱、水果等慰问品。

三十日，县政协召开第十九次常委会。上班时，我没赶去

政协开会，因我们全局职工决定今天上午到医院看望杨克会老师。这次我们是以英雄等级去看望，准备送300元钱和一束鲜花。早上八点钟，刘师开车与黄春明跑遍了全城商店、于道，均没有买到鲜花，主要是商店未开门。后来看见县政府大门斜对面的店铺门口插了一束鲜花，我们打算给店主买，店主张琳听说我们买去看英雄，她说：“花是不卖的。看英雄嘛，就送你们好了”。

路上碰见报社副主编夏世铨同志，我将杨老师的情况简单地向他介绍。夏认为应作新闻报导。立即去喊宣传部杨怀昆同志带上相机，与我们一起上车去医院看望杨老师。杨老师躺在病床上双目仍闭着，好象迷迷糊糊的，精神、脸色很不好。他的爱人收下了我们的捐款300元和献上的一束鲜花。

我回转到政协参加政协常委会议已是十点多钟了。看到会议室坐了七、八个县级四大班子的领导，一面向领导说明迟到原因，一面将杨克会老师的情况给政协常委及其他同志通报、呼吁。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去关心、慰问杨老师，让人人都献上一片爱心，让正气之歌遍及筠州大地。在奔走呼吁之时，我很激动。先只是一种同情感，后来听说他在紧急关头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爱生、护生的事迹，深深受到感动和敬佩他的行为。我在常委会上说：“他的敬业精神、献身精神真是难可能贵，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。要乘‘严打’之威，一边破，一边立，宏扬正气，宣传好人好事，推动我县‘两个文明’建设”。

会上我又说：“过去在筠连出了英雄徐洪刚。社会上传说，徐洪刚是云南哺育的，部队培养的。而杨克会是筠连土生土长，筠连培养的。为山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，默默工作，不计名利。每天到校上课来回步行几十里，当学生遇险时，他挺身而

出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奋力抢救学生而被巨石砸断右腿。他的事迹也算得上英雄，是徐洪刚精神的再现，为什么不可大力宣传，表彰呢？我们不要让英雄流泪，亲属痛苦，社会叹息，指责。”在场的领导都说还不知道，会后去问一问，并表示要大力宣传英雄，掀起向杨老师学习的高潮。

下午报社记者将杨老师救学生，受伤致残的情况向上级报刊发了传真、报导。六月六日《四川日报》头版头条发了关于杨克会舍己救人事迹的报道文章。

五月三十一日县委、政府作出决定，授予杨克会老师“舍己救人的模范教师”光荣称号。此后，关心和慰问杨克会老师的干群和学生越来越多，筠连大地掀起了向杨克会学习的热潮。稍后，宜宾地委、行署决定授予杨克会“舍己救人的人民教师”光荣称号，号召全区人民学习杨克会的高尚情操、敬业精神、良好师德和献身精神。

(本文口述者系筠连县计划局长)

纪念长征

老红军胡子健

• 詹天浩 •

今年是红军长征六十周年，应约撰写胡子健同志生前事迹，特别是在红军中的经历。我们过从十年，几次合谋，当时他向我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革命实情。浮沉沧海，几十春秋，历历往事，几乎遗忘殆尽，动起笔来很难成章，更不能写出系统的传记史料。现在只将我能记忆的，他亲身经历的，也是亲口对我摆的，写出几个片断，用以传世，不无意义。

抗日战争中期，有幸会见流散红军胡子健同志。结识之前，以为这位名扬川滇黔边几县的神枪手“大湖南”，必定魁梧奇伟，英姿勃勃。那知一经见面，却貌不惊人。他中等身材，衣著简朴，一副道地的农民模样。可是他语言流利，刚毅机灵，且颇有见解，熟谙很多革命道理。他多年戎马生涯，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，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。1950年匪患期中，被错误处理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这桩冤案得到昭雪平反，筠连县委给他恢复了名誉。应怜殊悯他乡鬼！一土冢清清冷落莽窝农场。魂兮归来，倘死者有知，可瞑目矣！

当时红军中唱的一首歌抄录于后：

国民党，听端祥，你打红军为那样。

蒋家委员长，运输大队长。

损兵折将，送粮送枪，输过精光。

红军本是英雄汉，敢与敌人来较量。

东北有个张学良，日本来了不抵抗，

帮助蒋家打内战。

二

胡子健，湖南平江人。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之一员。随彭德怀转战平江各县。那时，革命处于低潮，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。相反的革命风暴，此起彼伏，星星之火在湘赣鄂几省势渐燎原。

起义军要向江西转移，出发那天，不少家属尾随部队行动。彭德怀急了、火了，手提一把马刀，大声向家属说：你们的亲人已经参加革命队伍了，行军打仗，天天死人，你们被打死了，是无辜之鬼，我无脸见平江父老。为了革命，莫怪姓彭的狠心，请你们脱离部队。回过头来面对起义军说：革命军人要有牺牲精神、牺牲名利、牺牲家庭温暖，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。家国不能两全。不愿革命的站出来同家属回去，要革命的就得抛妻别子，随我前进。话音刚落，胡子健在人群中大声回答：“我们要革命”！霎时起义队伍，一片沸腾，我们要革命！我们要革命！随即一哄而起，跑到亲人面前，苦口劝慰。胡子健说：大妈，嫂子，你们都回去了，我们要打转来的。夫妻之情，即便难分难舍，她们也硬着头皮，含着泪珠，向来的路上走了回去。

在江西苏区，他参加过五次围剿。广昌会战，立下战功；井冈山时期，他在红军大学受过培训。1930年蒋介石调动十万大军进攻苏区，胡子健所在的红十三师担任前卫，迎战号称铁军的两个师。前委指挥有方，诱敌深入，围而打之，战斗十余日，

歼灭敌军主力。胡子健率队搜索，俘获二十几个龟缩在岩腔里的溃军，其中一人穿的虽是士兵军装，其仪容举止却不像个普通“丘八”。押送指挥所，方知那膘肥肉多的“士兵”是师长张辉瓒，立即转解苏区中央。活捉一条大鱼的消息传遍各处，老百姓要求见识这位将军。事前向群众交待，只能动口，不能动手。胡子健率警卫班监护，押着张辉瓒在瑞金游逛，这家伙是个大胖子，头戴高帽子，慢步于头。因作战月余，几番转送，已很疲劳，没走几条子，满头大汗，直喘粗气，步履艰难，一世之雄，威风扫地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在上海挑畔，爆发了淞沪战争。苏区中央为了支援蔡廷锴抗日，抽调了二三百红军指战员，由余××与胡子健负责前往参战。出了苏区，分散行程，沿途收容了打红军的国民党溃军，抵达南京下关，已有二三千人。南京政府慌了手脚，派人盘问，胡子健等异口同声说：“我们是某师某连的，在江西被共军打垮了，当兵是终身职业，无处找饭碗，只有到上海去打国战”。当局无可奈何，派人监督，送往上海。在闸北下车，余胡二人进城联系，上海慰劳总会满载罐头、香烟，每人一份，然后余胡两人向大伙说，愿到哪连的就各自去找。胡说，他在徐家汇一线作战，十九路军越打越多，人多武器少；几个人守一挺机枪。一个打累了，另一人说，弟兄，我来抵斗，场面惊人。他在上海没干多久，接到通知迅速返回苏区，接受新任务，因为蒋介石即将发动围剿。

1934年胡子健随军长征，大小仗打了若干次。进入贵州，亲历渡乌江，攻娄山关，无役不在。娄山关是座雄关天险，有重兵守卫，但只攻了两天，关上黔军就全部溃退撤走。事后方知，军阀王家烈、毛光翔要保存势力，不同红军硬拼硬打。贵州的

局势较好，部队奉命休整，胡所在师住茅台、湄潭等县。茅台酒天下闻名，近水楼台，机会难得，可是座坊老板都溜走了，有市无酒，很是晦气。当地人风闻此息，组织劳军。我们红军要遵守纪律，予以谢绝，接受公买公卖，照付银币，开钱打酒，自己端杯。不少战士喝得酩酊大醉。胡说，我虽酒量不好，但也干了几台，饱了口福。后来的部队，连转缸子的土酒也当作茅台，一买而空。

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要继续长征。出发之前，上级指出，叫他留下来听候分配。他凉了，一夜睡不着觉。难道自己犯了错误吗？次日前委召集谈话，传达中央会议决议，并阐明为了牵制敌军，保证顺利长征，抽调部份干部和战士留在当地，与地方游击队合作，在贵州、四川、云南一带打游击，又反复强调：任务艰巨，接受考验。

三

由徐策、余泽鸿、王逸涛、刘复初等同志组成川黔边特委，川黔边游击队，下属三个支队。第一支队长龙厚生，河北人，文武双全；第三支队是古蔺、古宋一带愿意革命的土匪队伍，×××任支队长；第二支队是原川南游击队的建制，胡子健任支队长。二、三支队的政工人员，由总部派人兼任。在××战役中徐策牺牲了，余泽鸿继任司令。游击队成立一年，战斗在川滇黔边三省，牵制了穆银洲、忠丰石、周化成和刘湘的××师，共三个师。攻打过江安的红桥、兴文的建武、珙县的上罗、洛表、高县的沐爱和筠连县城。云南镇雄的羊场、罗坎关(关上)通过内线(隐蔽该地的川南特委周风平)同王灼区长(成都华西大学毕业，文革中来我处查他的历史)达成默契，

支援粮食、子弹，河水不犯井水。洛表李正武民团是一支打仗能手，攻打该区，红军伤亡多人。在吴家坝同庆符、筠连两县的模范中队接火，一触即溃。有个班长被打伤了，胡子健叫人与之敷药包扎，雇农民抬送巡司场上。隐豹关(卡子)是筠连县城以南的屏障，累攻不下。总部命令绕道金家沟，出龙怀坝，分东南西三面围攻县城，胡子健率第二支队占领城东峰子岩高地，一支队的曾广胜连队护卫阚思珍、李桂红及政工人员进城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。因为官吏富绅早已逃跑，在城内只逗留了两三小时便撤离筠连。

游击队在兴文建武区休整，特委、总部召开扩大会议。会上对打城市的路线意见分歧。第三支队拖回古蔺、古宋，第一支队的大部份指战员随王逸涛、刘复初及第二支队离开总部，准备另建根据地。到了江安的红桥，发现穆银洲师的军需后勤部队。胡子健命令拦截，缴获步枪二三十支、子弹××箱和银币钞票。这一行动惹怒了这个地方军阀，联合民团四处侦察游击队的动向，寻踪追击。冤家相逢，势不两立。在连天山一战，敌众我寡，红军伤亡惨重，胡子健身负重伤。特委领导人把他交给一位农民家掩护，谆谆嘱托，厚送财物。分手时指示胡，伤势痊愈，寻找党，寻找部队，从此胡子健脱离了党，脱离了游击队。

四

伤势初愈，老乡们传闻，红军全被打散了，去向不明，使他徘徊莫定，何去何从，作不出主张。不料与战友秦正阳邂逅相遇，两人选择云南罗坎关这个安全地方，权作谋食棲身之处。旧地重游，并不陌生，由陈绍尧介绍，寄食豪门，在招安土匪大

队长陈明棻部下工作。虽然当了分队长，但革命之心未须臾改变。他四处寻找党，打听游击队的消息。任职期间，原红军战友聂荣华、曾广胜、唐大成等人先后来到了关上，详谈了余泽鸿在江安瓦厂铺牺牲了，王逸涛、刘复初关押泸州监狱等情况。游击队已作鸟兽散，何处是归程，前路茫茫，惟自己命运是听而已。至于秦正阳几人，借重胡子健是大队部的队长这一社会关系，往来于彝良、关上、筠连、宜宾一带做鸦片烟生意过日子。

1938年陈明棻去成都结婚，途经岷江中游之泥溪附近，被仇家谢朗三聚众伏击，陈与随行人员兰世英、周映奎全被打死在河滩上。树倒猢狲散，大队部撤销了，人员解散了，胡子健离开关上，在沐爱区属之××定居。做庄稼，开炭厂，亲自挖地、拖煤，总算又有安身立命之所。××坝距巡司场几华里，胡子健逢场赶集与中共地下党人文大鵬交上朋友，长期接谈，信仰相同，胡表示寻找党，恢复党籍，继续革命的愿望。筠连党组织回答：后方党处于地下活动时期，对他从前的历史无法查证，批准重新入党。他宣誓地点是凉风洞文氏祠，出席监誓同志是贵州人李白群（又名李永清）。胡是经过教育的老红军，誓词有这么几句：“永远忠于党，永远忠于共产主义事业，决不背叛阶级”等等。入党后编入巡司支部，由李白群直接领导。先后介绍了秦正阳、聂荣华、唐大成人党。

1942年筠连、宜宾党组织终断联络，李白群出走成都，组织瘫痪，同年十月李在蓉被捕，文大鵬在本县入狱，组织被破坏，胡子健同志再次与党脱节。

1944年筠连警察中队在海银柏杨坡剿匪失利，死士兵二人，丢冲锋枪两支。地方人士谴责强烈，县绅陈杜生作联讽刺：“贴肩担小汗，拱手送冲锋。”（士兵担炭卖与丝厂）。县长张炽夫

整顿全县警察，招聘能人任职。文大鹏与我趁机向参议长曾云湖推荐，张县长亲自接见面试，胡子健被派任筠连县警察中队第一分队长。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，1946年重庆旧政协召开，通过政协决议裁军方案。蒋介石承诺“还政于民”，自下而上实行地方自治选举，提出“政治民主化”、“军队国家化”，中国出现了曙光。我向胡子健介绍国内形势，拟开展民主运动，参与地方选举，掌握乡镇政权，掌握乡镇武装，迎接和平、民主新时期到来。选举活动开始，他组织士兵在中城七、八两保拉选票，投民风剧社候选人的票。1948年冬，我两人在万寿寺于施占云茶馆，再次对时局交换看法，表明策反武装，迎接解放的意图。为了不让当局注意，约定由文伯伦为交通联络，传达信息。自此之后，他同官兵拜把结盟，控制全队人枪。1949年底川南局势紧张。筠连地方人士，有的主张和平解放，有的反对解放，坚持拥枪顽抗。后者获悉伪交警总队要进驻筠连，助长了顽抗的气焰。胡子健同志旗帜鲜明，警戒全城，监视顽固分子，扣留中队长陈登汉，策应迎解武装雪山支队攻占县城。12月28日他率领迎解武装，布防白塔山至燃灯岩一线堵截特务田动云。1950年元月×日他又率队守卫隐豹关，阻击国民党李剑霜师溃军二、三千人，迫使该军停止前进。由胡派人响导，李部绕城而过，往宜宾军管会报到。

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筠连，人民政府宣布成立，胡子健同志在宜宾受到地委书记、军管会主任陈林，解放军28师师长陈中民接见，并会到了阔别多年原红军13师现28师政治委员赖达元。由于他的特殊经历，免于参加留用人员训练。军管会电话通知筠连政府，随即安排在公安局工作，还配发了自卫短枪，参加征粮剿匪。

十五年前，因形势使然，胡子健同志离开了红军，与党失去联系。栖栖遑遑，颠沛流离，徉狂在人生道上。然而，他经久不渝，始终寻找党，遵照党的政策方针，继续为人民革命事业工作。革命胜利了，人民政权建立了，他找到了后半生的归宿。

忆红军进筠连城

——记儿时知道的情况

• 张秀文 •

一九三五年，在这山旮旯里，交通不方便的筠连城，城小人少，差不多都是平房瓦屋和草房，惟一的一幢砖木四层楼房，在现今税务局处，人们喊洋式房子，不知何时修的已经陈旧了。晚上没有电灯，通城清静呼烟。但是，平时于上的生意还是闹热的。

那时我家住在万寿寺偏了的草房里。父亲靠摆摊卖干巴牛肉，供一家五口的生活。有一天上午^(注)，天上才出点烘烘太阳的时候，我得到妈拿的半个铜元，上大于去买两个碗口耳耙吃。我看到于上的样子跟往常不同，便一边吃耙耙，一边朝石灰市，走南于、兴隆于、花生市那个豆腐干箱箱转了一转。看见一些有钱人、开店子的人，都是慌里慌张的。有的提箱子，有的拿包包，有的背背篋，有拿伞的，戴竹斗笠的，朝不同的方向乱走。当时我正走在南于上，一头有一个人从衙门口那边跑过来喊人，快点！×县头都骑马朝校场坝方向跑了。一迈子全于就太乱起来。到处都是拍、拍、拍的关铺板门声，喊妈喊儿的哭叫声，好多人提起东西就开跑，样子有点骇人。我不知道出了什